

袖珍典藏本

刘成章散文

中国当代散文精品文库

贾平凹 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刘成章散文/刘成章著. - 北京:华夏出版社,
1999.1

(中国当代散文精品文库)

ISBN 7-5080-1512-6

I. 刘… II. 刘… III. 散文-作品集-中
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37654 号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新华书店经销

世界知识印刷厂印刷

787×960 1/32 开本 5.625 印张 77 千字 插页 2

1999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1999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0 册

定价:8.8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目 录

一	在古老的土地上
十二	这边风景
二十一	心灵的碰撞
二十六	延安牡丹
三十六	黄土地上的人们
四十二	沙原的春天
四十八	扛椽树
五十四	七月的雷雨
五十九	黑豆打架
六十四	两颗本该升起的小星
七十一	回延安
七十六	二十世纪陕北的一大景观
八十三	西寨村的鸟儿

八十九	梨街
九十三	关中味
九十七	临潼的光环
一〇五	脂膏
一〇八	我与城墙共舞
一一四	金线吊葫芦
一一八	音乐 土地 历史
一二二	安安心
一二七	变个时间开——
	不是花，是说作品讨论会
一三〇	布达佩斯夜景
一三五	出国途中的超级幽默
一四四	清晨之边
一六〇	美丽山梁
一六九	跪倒于太平洋岸边
一七五	后记

在古老的土地上

仿佛是十分渺茫、十分渺茫的事情了。

仿佛隔着千重山，万重水。

那时候，母亲穿着毛蓝布衣衫的身影，就是我的蓝天；母亲温存亲切的面容，就是我的太阳。

我环顾世界：如果没有母亲，到处便是白茫茫一片。

我紧紧地趴在母亲怀里，就像吊在地畔上的一颗瓜蛋蛋，就像贴伏在秸杆上的一穗玉米棒儿。

母亲的怀抱就像黄土坡洼一样，我每天都要成十次、成百次地爬上溜下。

我不能没有母亲，就像万物不能没有赖以

活命的土地。

每天晚上，我闭住眼睛的时候，梦见的是母亲；早晨，我一睁开眼睛，先看母亲在不在。母亲操劳不息，有时候她实在太疲倦了，想躺在炕上睡一睡，可是，一看见她闭住眼睛，我就急了，我就推她，摇她，非把她唤醒不可。哦，我是可以闭住眼睛的，母亲却不能。绝对不能！我以为，闭住眼睛，母亲就会死，就会离我而去。因了这个，那时候，我害得母亲白天从来不能挨一挨枕头。

母亲对我的爱，更是充满了她的整个一颗心；如果把母亲的心儿碰一碰，滴在我身上的，全是爱，全是爱。全是。

母亲的双手，一刻也不能感触不到我的体温。她出门去的时候，总是抱着我。抱着我，上山，下洼，过街，走巷，去河畔洗衣裳，去店铺买油盐。累了，换一把手；再累了，站一站，停一停。哪怕累得气喘嘘嘘，哪怕累得胳膊酸疼，她也从不忍心把我一个人锁在家里。她从不。亲骨亲血亲格丹丹的肉，母亲啊，撇不开，离不开，分不开。

暮色浓，蝙蝠乱飞。远山的狼，狐狸，偷

人的贼，抑或还有什么精灵，还有一切与黑暗为伍的东西，都在蠢蠢欲动。母亲抱着我，向家里走着。我怕，两只手颤抖抖的，拽住母亲。母亲说：“乖乖，别怕，有妈妈哩。”然后她轻声而有力地呼唤起来：“乖乖回地回，乖乖回地回……”

我幼小的生命之舟，承受着庄严的、无敌的护航。

如果没有母亲，连风儿的翅膀都会把我划伤。

凭着母亲，我充满了安全感。

有一天，在乡政府院子。缴军鞋的大股妇女，离开记账桌子，有说有笑地走了。院子陡然清静下来。杨柳依依，春光多么迷人。太阳洒下柔和的光。拦羊娃嗓子里萌动的信天游，从高高的山梁打旋而来，带着山桃花的清香。就在这诗一样的境界里，母亲做下的军鞋，受到了乡长和乡文书的齐声赞扬。母亲只笑笑，然后抱起我，把那宝塔、延河、山花、春鸟，把那古老土地上的一切美好景致，一一指给我看。母亲的声音是愉悦的，我的眼睛是忙碌的。过来一个小脚儿婶婶，母亲和她亲亲热

热，啦个不够。末了，婶婶问母亲：“你今年多大啦？”“过年就二十四啦。”母亲柔声回答。可是，当婶婶望见母亲脚上的白鞋的时候，却沉默了，只是叹息着，怜悯地抚摸我的头发。

我看见，母亲立即低下头来，眼泪也几乎要掉下来了。

我稚嫩的心上，第一次有雷声滚过。

我的心裂开了道道口子。

终有一天，从乡邻们的片言只语中，我搞清了我和母亲并不是从来就孤苦伶仃，而是还有过一个亲人，那是父亲。还有人说，父亲是个国民党校长，是个坏人，他在被监禁时死去了。我的心头猛一紧缩，蒙上了浓重的阴影。父亲留给我们可怜母子的，竟是一身耻辱！

终有一天，母亲领着我，踏进一户陌生人家。论起来，继父的心肠还是很不错的。可是，这一大家子人，总有一些见我不怎么眼明的。继父常受他们的挑唆。他们有时也直接出面。为了我，母亲不惜一切，她因之受尽了气，吃尽了苦头，洒尽了伤心的眼泪。

有时家里有了点好吃喝，量不多，老老小

小每人半碗；母亲见我爱吃，便悄悄地把分给她的倒给我，她自己却扒拉空碗。

如果没有母亲，我便像一棵无根沙蓬，随时会被大风吹得无影无踪。

母亲在，我的生命之根便在。

在这个家里，也有从不歧视我的人，那是继伯父。他是个光棍，拉着一男一女两个孩子。他抽着大烟。他的经常闪动的昏黄的大烟灯，像他那颗心一样，使我感到许多温暖。他抽大烟的时候，总是怕外人看见，却从来不避我们孩子，允许我们在他身边玩耍。我们要得无拘无束，尽兴尽致。在这儿，我绝无寄人篱下的感觉。后来，继伯父戒了大烟，参军去了，我因此感到有几分悲哀。

母亲非常同情继伯父撇在家里的两个孩子。因为他们近乎孤儿。大概也因为继伯父待我不错，以心换心吧。母亲经常给他们缝缝补补。这两个孩子中，老大是个女子，她不像一般女孩子那样，文文静静，腼腼腆腆，而是有一股难得的野劲，疯劲，以至自作主张在一个部队剧团报了名，当了演员。她的暴戾的爷爷知道后，把她从剧团拖了回来，打了个半死，

并且用绳子捆了手脚，关在烂窑里面。母亲送吃的给她，她说：“只要捆不了一辈子，我还要穿军衣，还要当公家人！”母亲被她深深感动，偷偷解开绳子，把她放走了。她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而母亲，却遭到她家人的一顿打骂。他们认为母亲对这个家怀有二心，处处与母亲为难。

就是在如此艰难的环境里，母亲开始以她的希冀和憧憬塑造我，教我认字。母亲出身书香门第，她小时又念过几天书，而我逝去的父亲又是个知识分子，母亲这样做，是势所必然的事情。她一心要把我拉扯成个文化人。在这一点上，她执拗极了，绝不允许我违背她的意志。她总共打过我三回，都是因为我不好好认字。她喜欢在点上灯的时候，一边做针线，一边看我用心学习。我的亲三叔那时已在市政府工作多年，算个有资历的革命干部了，母亲终于让他把我送进了乐园般的保育小学……

这一切，仿佛是十分渺茫、十分渺茫的事情了。

这一切，仿佛隔着千重山，万重水。

待我当了几年大学助教、与妻子一道回乡

工作的时候，母亲眼神呆滞，过着凄凄惨惨的日子。继父撇下母亲和四个弟妹，已去世多年，全家生活无靠。因为继父的祖上曾经有房有地，母亲的家庭成份被划为剥削阶级。尽管那时因我申请入党，组织已对父亲的问题进行过多次调查，曾一度认为与事实大有出入，但母亲也还是受到父亲的株连。母亲是双料的，黑上加黑，罪孽深重。弟妹们哪个也不能再去上学，哪个也休想找到工作。我每回去看母亲，母亲总是不说什么，但我知道她的忧思。她的止不住的咳嗽声，分明说明了一切。

一个愁戚戚的冬日，母亲病倒了。我扶着母亲去看病。风，掠过大字报，发出啪啦啦的声响。电线杆上的大喇叭高唱着“形势大好”。还没有走到医院门口，我们被居委会的一名阶级斗争的女勇士拦住了。她声色俱厉，驱赶着母亲立即去修梯田。我欲和她讲理，可是母亲拦住我说：“我去”。说完，母亲向我递了个眼色，挣扎着跟女勇士去了。我看见，母亲趑趄趑趄的，连脚步也踏不稳。

我的心在流血。世界发了疯，欺凌一个弱者，欺凌母亲；而我，愧对母亲养育之恩，不

敢伸出手去，给母亲以些许保护！

那时候，外祖父的家庭成份也不好。外祖父和母亲都还算幸运，只是个家庭成份而已；被戴上帽子的“罪人”比比皆是。曾经是革命大本营的我的故乡，我的故乡的父老兄弟，都黑了，都臭了，而且原本就是又黑又臭的，根子就是坏的，百分之七、八十都是坏蛋，没有几个好东西。仿佛革命不是靠这些人支撑过来的。仿佛这些人没有做过军鞋，没有缴过公粮，没有在革命最困难的时候，把自己几乎是全部的血汗钱义无反顾地双手捧给党和人民。仿佛这些人当年去给领袖演秧歌的时候，不是出自真心实意，而是都在怀里藏着手榴弹，随时准备进行罪恶活动。倒是当年的二流子，倒是建国后从原蒋管区来的一帮子可畏后生，才是革命的功臣，才红得彻里彻外，永不变色！

外祖父的晚景够凄凉了。贫病交加，只有被批斗、被扣发工资的三舅在他身边。他的女儿中，当干部的都和他划清了界限，断绝了来往，唯独母亲时刻牵挂着他，隔三岔五地去看他。母亲虽然困难得有时连油也买不起，干着锅炒菜，还硬挤出三块五块的，偷偷接济他和

更加困难的二舅。

母亲怕连累我，不到迫不得已的时候，从不到我所工作的机关来。七八年漫长的时间里，她只来过一次。那是因为我在下乡归来途中，拖拉机翻了，我被摔伤了。母亲一手牵着我的一个孩子，急得眼泪花花的。知道我伤势并不严重，她才离开机关。临走时她说，端午节快到了，她准备包点粽子，叫我过节时一定回去。可是过端阳的那天，母亲终因百事重压，神志错乱了。她平时性格内向，多一句不说，这时却双手抓住我，像瀑布一样倾泻她对我的感情。孩子虽多，我却是她的一切。她总怕我在险恶的世态中，会出个三长两短。听着母亲动骨挖髓的吐诉，我哭了。

世界上最纯洁、最炽烈的，莫过于母爱。

如果我当时被打成“反革命”，如果我被绑赴刑场，再如果妻子和儿女都蹶于威势，紧咬淌血的嘴唇，不敢为我哭嚎一声，那时候，我断定：母亲仍然会悲壮地来收我的尸骨！

随着多年不见的灿烂朝霞的升起，该平反的平反，该昭雪的昭雪，母亲的家庭成份得到纠正，外祖父的家庭成份也得到纠正。那名驱

赶着母亲去修梯田的女勇士，臭得没人理了。一天，她家急用药锅，借了一圈谁也不肯借给，她只好讪讪地来到母亲院中。年轻气盛的二弟见了她立即板了脸，很不客气，可是被母亲看见了，母亲毫不犹豫地捧出了药锅。

生活大河的清朗，现出了几十年前的沉积物。极左的根子深了。父亲原来并不是什么国民党，而是地地道道的共产党。父亲是故乡最早一批党员中的一个，当过地下党的支部书记，为革命做出过很大的贡献。父亲的受审查，父亲的死，完完全全是一桩冤案。对于这些，母亲听了并不诧异，因为她心里原本就是有数的。有人劝母亲：“写个材料交上去吧！你受了一辈子屈，也该给你落实政策啦！”而母亲，只是淡淡的一句话：“给公家寻那些麻烦做啥哩”。顺了母亲的主意，至今，父亲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正式昭雪。

心中装满了太多苦水的母亲，今天，笑的比谁都畅快。

最近，我把母亲接到省城，我们阖家团聚了一次。厮磨于母亲膝下的，有的像犍牛，有的像羊羔，有的像花翅膀喜鹊，大大小小，男

男女女，总共十八个人，我们茂腾腾、欢溜溜的一群，除了做媳妇的，都是从母亲身上掉下来的骨肉。望着母亲欣慰的笑容，我的心头却掠过一丝伤感。从母亲到我们，从一身到十八人，谈何容易！母亲一辈子默默地哭着，默默地爱着，默默地操劳着，现在，她的背已经被命运的巨石压驼了。在我们这块古老的土地上，一个真正美好的年月的诞生，需要经过多么剧烈、多么漫长的阵痛啊！

然而，也正是我们这块古老的土地，赋给母亲以崇高的品德，赋给亿万人民以崇高的品德。这崇高的品德凝聚起来，便是像闪电一样光辉的我们的民族精神，它使受伤的党和国家得以康复，它使社会主义事业能够永远地充满着希望。

愿母亲健康，长寿。

这边风景

山梁，峁，层层叠叠，千千万万，都是浑圆的形状，都是褐黄的颜色，都是一片空旷和静穆。但当春风吹绿第一条柳丝，抬头望去，山上、梁上、峁上，便都有了人类的影影绰绰的活动。阿拉伯数字的“1”是人，汉字的“一”是牛，“1”和“一”紧紧连接，相扶相持，旋下一圈一圈的美丽纹饰，愈旋愈高，直旋上蓝天。山如此，梁如此，峁如此，千山万梁亿峁都如此，千山万梁亿峁都成了具有古风古意的朴拙的工艺品了，这时候，“1”被蓝天衬着，“一”也被蓝天衬着，像写在蓝天上的神秘的算式，让人遐想，算什么呢？是算“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但犁铧不回答，它只神秘地破着云彩。